



芳草飘香

张芳玉 著

芳草飘香

张芳玉 著

二〇一〇年三月



仁慈善良的母亲廖八妹（父无存照） 难忘的存照，拍于1968年夏（后左是老母，后左二是妻子廖子香，右一为作者）



岳父母待我胜亲生，岳父廖均文、岳母陈庚妹

目 录

第一部 风雨年华

开篇言·····	(3)
溯祖追宗话家源·····	(5)

骨肉分离

因种鸦片惹祸殃·····	(7)
父死他乡是个谜·····	(10)
大哥卖身当新兵·····	(12)
三哥成了顶梁柱·····	(14)
慈母流泪知多少·····	(16)

苦难的童年

十岁初上求学路·····	(18)
家穷口贵厌菜粥·····	(20)
捕鸟捉鱼乐趣多·····	(20)
随人讨饭串百家·····	(22)
伙伴为我送蕃薯·····	(23)
当了一次“古事妹”·····	(23)
吉水牧牛印象深·····	(24)
麦地惊魂一早晨·····	(26)
运转喜读翻身书·····	(27)
扎寨深山当炭翁·····	(29)
重新立志求出路·····	(30)
艰苦岁月奋读书·····	(33)
汗洒河源油茶山·····	(35)

步入教坛

初选职业上教坛·····	(37)
结伴步行到省城·····	(38)
闹市街头多“包公”·····	(39)

第一部



风雨年华

开 篇 言

每个人从喜出母胎，哇哇坠地之日起，就开始迈上了人生旅途。有的人走的路平平坦坦，一帆风顺。有的人走的是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道路。有的人先甜后苦，有的人先苦后甜……这跟各人出生的家庭环境和机遇是密切相关的。前者在出生时就赢人一着，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寻到好爹娘，好家庭”，自然其从小就享福，成长就平顺，不用自己卖力拼搏也会有好的职业。而后者要靠自己艰苦拼搏，以求得生存和发展。这类人所走的人生道路就是奔波曲折的，也许幸福必在晚年，这就是俗话说的苦尽甘来，也叫做先苦后甜。

周恩来总理曾说过：“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是千真万确的。一个人不可能先选择怎样的父母、怎样的家庭再投胎出生的。最重要的是出生后如何走好人生道路，这就要靠个人的主观努力了。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风雨坎坷的六十多年，深深体会到，人贵有志。有了志气，在成长中不管遭到多大的磨折和阻力，就会鼓足勇气去战胜它，为自己的理想、前途而赴汤蹈火，勇往直前。我认为，越是恶劣的环境，越能磨炼人的意志。记得在高中阶段，我有几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共班同学，当时他们的家庭在政治上受歧视，家庭生活条件很差，冬天没有棉衣御寒，每天穿一双破拖鞋上学。但，他们以坚强的毅力，埋头苦读，立志读书求出路。结果，升考获得好成绩，被广州上海重点大学录取，毕业后分别被安排到国家科研部门工作；更为感人的是，我有一个老乡同学，是六一届水寨中学高中毕业生，平时各科成绩都很好，特别是高考英语科达九十六分。就是因“社关”等诸多不明不白原因株连，没有被

录取，回乡后种田当农民，也当过民办代课老师、外出务工、学打石、挑担、卖木炭等等，尝尽人间酸甜苦辣。直到改革开放，大学有招自费生时，他才当机立断卖掉了家中的猪、牛等物，到广州自费报读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取得了建筑设计文凭后，他以独到的眼光，到深圳艰苦创业，如今他已成了小有名气的建筑工程设计师，事业有成，并在深圳安了家……

我已介入古稀之年，虽然没有惊天业绩，但我也切身体验到，立志、拼搏是改变人生命运的关键要素。我出生于双华山村“雇农”家庭（即农村无产者），伯父是革命烈士，二哥是革命军人，本是“根正苗红”。但，就因父亲死后家中债台高筑，大哥自卖自身当了国民党兵，不明下落。有些掌握农村“大权”的“好心人”说他在台湾。所以一直株连着我升学、上调、民师转正。在这样恶劣环境下，我为什么还能调到县里在重要宣传部门担任主要职务并在县城安家呢？我认为这完全是靠自己及早立志和努力拼搏的结果。否则，是万万不会有今天的。为此，我决意利用退休后尚存的精力，撰写《风雨年华》，把自己的个人经历作一番回顾总结，让认识我而不了解我历史的亲朋好友，特别是自己的晚辈，能知道我的人生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激励他们从小就要珍惜时光勤奋好学，立志求前，奋发向上，艰苦创业，做一个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有所贡献，有所作为的人。1972年我写了一首《劝学诗）：

少年读书须苦求，切莫虚度贪玩游。
自古光阴金不换，哪有轻易得丰收。
党和人民多重托，期待济辈为国酬。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勤学才能多贡献，不致枉食菜粮油。
逆水行船用力撑，报效祖国竞上游。

溯祖追宗话家源

水有源头树有根，人人都有老祖先。

万丈高楼从底起，树高千丈叶归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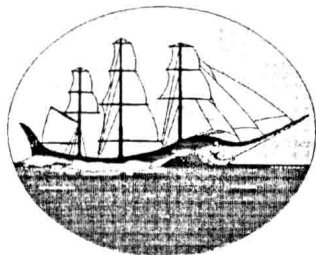
翻开张氏族谱便知，我的老祖先原在双华下拔（华拔）。十七世祖仕魁公迁居到禾沙径塘背寨，至今已有二百多年历史了。据说老祖先买下胡家的一座老屋，作为定居的落足点。接着又买下离村十多华里的大水里（地名）猴子凸一带数千亩山地。这里满山遍野长着松、杉、杂木和采之不尽的小赤竹、桂竹、席草、笠子叶（编织竹笠、船篷材料）；还有巴戟、五指风、金银花、山苍子、百合等名贵中药材。还栖宿着许多野猪、黄獐、穿山甲、野兔、山鸡、蟒蛇等野生动物。这里山高林茂、空气清新，隐藏着丰富的水力资源，清澈甘甜的山泉不息地从南往北流经大都、鲤江汇入县城，是琴江支流之一。

当时村中有些人讥笑我老祖先“有钱不买田，情愿买荒山，实在太蠢了！”老祖先回驳道：“买荒山可以养穷人……”确实如此，在那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旧社会艰苦岁月里，不少穷苦村民就是靠上山砍柴，烧木炭、做木桶、家具和采山药、摘笠叶、割席草等挑到棉洋、安流、水寨、横陂等地市场出卖，买回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维家度日的。每逢野果成熟季节，许多村民上山采摘禾梨、杨梅挑到大都、文葵、鲤江、锡坑等地换些米、粟、南瓜、薯片度荒。有的靠上山采集山货卖钱解决子女读书的学杂费用和添置御寒衣物。不但养活了本村穷人，毗邻大岭下、大陂、下湖甚

至远隔数十里的梅林尖山等地的穷人也带上粮食、被帐来到山上割蒌草织蒌卖钱养家，一住就是半月二十天。到了秋冬农闲季节，上山搞副业的人更多了，每年从这山上产出的副业就有数万元，为穷人家解决了不少实际困难。

相传至 20 世纪，我祖父母生有九男二女。当时是村中较兴旺的大家族。据说我祖父曾在双头圩（即现在双华）还开过店，经营宰猪卖肉。后因我上辈不争气，有的吸食鸦片，有的赌博，有的年轻夭折，家业逐渐衰败。在我记忆中只有我父亲、九叔和一个姑母三兄妹，其他的叔、伯和大姑都过早地去世了。其中六伯早年参加革命，在大革命低潮时期（即 1928—1930 年）被反动派杀害。新中国成立后，被人民政府评为革命烈士。现在我祖父生下仅有汉禄伯、汉立伯、我父亲和九叔、十叔五房和一个姑母、一个大姑才有后继子孙。

我父母生我兄弟四人。长兄彝玉（领治）、二哥国玉、三哥思玉、我是四月（荒月）出世，所以起名叫芳玉。



骨肉分离

因种鸦片惹祸殃

毒品是万恶之源，罪恶之根，我家因种鸦片害得骨肉分离。我本来有一个清贫而温暖和睦的家庭。父母生我兄弟四人，像一窝小鸟，情同手足。我父亲有一门做圆匠家具的手艺。常到祖宗山上砍伐，或买人家一部分杉木，加工木桶、粪桶、脚盆、尿杓等家具挑到揭阳、南山、安流、双华圩等市场出卖，买回一些粮食、油盐维持一家生活。特别是我父亲有做瓦桶（做瓦模具）的专长。据说，在双华只有我父亲一人做的瓦桶最好，远近闻名。每当秋冬季节，大都、八乡、揭西、棉洋等地瓦匠师傅纷纷前来做瓦桶。这样一家生活基本能维持下去。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家有旦夕祸福。因我父亲吸食鸦片成瘾，常用卖木桶家具挣到的钱，拿去买鸦片，或先赊人家鸦片解毒瘾，后付钱。这样使家里常常缺粮断炊。为了减少父亲买鸦片的钱，维持家庭生活。1943年的秋冬季节，家里决定到大水里（老祖宗山上）开荒种鸦片。鸦片这个害人的东西，到收获时节，每天要赶在日出以前把隔夜割好流出的烟液收集起来。否则，太阳出来后，被阳光一晒烟液就像牛皮胶一样，粘在烟脯上无法收到。而我家离种烟地里有十多里远，且是长满萆草、荆棘的羊肠小道。三哥和四嫂（三哥的童养媳）是种烟、管烟的主要人员。经常因早起露水大，卷起裤褪走路，双脚被荆棘、萆草划破皮肉，鲜血淋漓痛得难受。如果不卷裤褪，裤褪就会被荆棘划破，没有钱添置衣服。

有一天收工时刻，三哥一气之下，在一段最不好走的小道荆棘丛中放了一把火，想烧掉路边萑草、荆棘。但是，山火无情，这把火不但把祖宗山烧了大片，还蔓延至高营里、暗摸山等地，把陈家人的毛竹、杉林烧去数百亩。陈家（双头竹园下）老大串通揭西河畲水陈家土豪恶势力，对我亲房长老定云叔进行威胁说：“你亲房烧了我们的祖宗山，如果不处罚就要捉你到河畲去。”不管我父母和我定云叔怎样跪膝求饶，都得不到宽容。最后，经寨中长老三贵叔公等人的交涉下，决定罚办八台酒席以示“封山”。

办席请人的钱、粮从何而来呢？借，家里穷到这个境地，有谁相信呢？帮，家穷又没有富亲戚，在这急难关头又有谁来帮你呢？无法，最后只好卖人了。即我们兄弟中卖一个。卖谁？大哥已结婚不能卖了，只有二哥、三哥和我三人中挑一个。在寨中金贵叔公介绍下，下拔（华拔）河登（华东）有一同姓富家（解放后被评为地主）叫张运财的前来选买。他首先看中的是我。认为我年纪小可能养得驯；但做母亲的却看中我二哥，她认为大的有力气，如果养不驯做几年长工也合算。这时我二哥挺身而出说：“卖弟弟就不如卖我好了。”就这样，我二哥就卖到运财家去了，卖了五石谷（一石为十斗，一斗约十三斤），总算解决了为陈家封山办席的钱粮问题。我记得封山办席是在离邻村湖洋寨约一里多的一个偏僻山坑的荒屋里。虽然了结了烧山罪案，但二哥卖了，在二哥离家到运财家前的那晚，一家人哭了整整一夜，特别是我母亲泪如泉涌，拍胸呼冤，哭得像泪人一般。天亮了，母亲到邻居家借了一升米为我们做了早餐，吃一顿团圆饭。但谁也没有动碗筷……早饭后，由同寨的金

贵叔公领着二哥到华拔运财家去，临别时二哥强忍着内心痛苦，抚摸着我的脸说：“弟弟要听爸妈的话，哥哥会回来的……”我们骨肉兄弟就这样被拆散了。家中老小的心理受到了沉重创伤。以往有说有笑的家庭一下子变得沉默多了。特别是我母亲每当吃饭的时候，看到了饭桌上空了个座位和多了一双碗筷就想起了二哥，泪流满面，常常责怨我父亲吃鸦片惹起的祸端，害得我家骨肉分离……。

二哥卖到运财家后，起初运财许诺要给我哥读书，其实他有一个娇生惯养的亲生儿子叫且托，要到下拔小学读书，在学校食宿，要我哥去服侍他，如洗饭钵、挑粮食等。这样的轻差事只干了一个学期。后来他再也不给我哥上学了，而是要我哥为他家顶耕种了，开始了长工生活。运财家有一石多种田（约 10 多亩）多数是山坑田，工作很艰巨。一年早晚二造从播种到收割全包在我哥和运财一个儿媳叫陶嫌的身上，一年到头几乎没休闲的日子，连雨天都要上工。每餐饭碗一放下，主人就赶着上工了，稍有怠慢，就遭管家婆大骂。一日三餐吃的都是杂粮、芋头和稀粥。有一年农历八月十三，张家叔公太（张法青）生日，华拔村中闹“会景”“办古事”庆贺。我母亲想子心切，趁此机会带着我来到运财家想见见二哥，但遭到运财妻怒目相待，很不高兴地对母亲说：“卖子矛行，卖田矛耕，以后不要再来了……”。我母亲被她这么一说，像利箭穿心，泪水如断线珠子不住地直往下淌……我二哥在运财家当牛当马，受尽了虐待欺凌，吃尽了苦头。

斗转星移，黑暗即将过去，黎明曙光快要到来了。一九四八年前后毗邻八乡山地下游击队，逐步以各种形式来到

双华龙狮碌、冰塘、华东等地开展地下活动,宣传革命道理,穷苦人民只有参加革命,打倒土豪,才能翻身解放,当家做主。从那时起,我哥就毅然跟随游击队到了八乡山,加入了游击队。从此,才结束了给富人当牛做马的长工生活。

后来,我二哥转为人民解放军,一直驻守在汕头。一九五七年退伍被安排到惠阳、河源安了家,生有一儿四女,各已成家立业。二哥现已离休,享受国家老干部待遇,安度晚年。

父死他乡是个谜

我9岁那年(一九四四年),家里了结烧山受陈家罚案后,使本来“朝无诱鸡米,夜无老鼠粮”的家庭,生活更加困窘了。父亲为了多挣些钱粮维持一家生活,挑着木匠工具与堂兄春贤一起到离家20多里远的军营村做木桶、家具,那里杉木多,是个山村。他有时被人请去落户加工,有时买一部分杉木做家具出卖,挣得一些钱粮给家里度日。记得这年农历四月间的一天,大哥的女儿泉香出生一百天(农村风俗叫百岁)。有钱人家为新生婴孩百天也要摆席设宴,穷苦人家就没那么讲究了。那天,母亲用米粉烤了几块粄块(叫锅笃粄),吩咐三哥和我步行送到军营去给父亲吃,父亲接到我们兄弟送去的粄块十分高兴。他舍不得吃,先分给我们兄弟,我和三哥再三推让他才吃了二块,剩下的,叫我带回家去给母亲和其他人吃……。

父亲为我们兄弟做了一餐午饭,吃了以后我们兄弟就动程回家。当行至军营村口河堤上时,发现有几棵挂着黄澄澄果实的“吊梨”,树下沙滩上有许多被风吹落的梨子,

我们兄弟满心高兴，跑去拾了几个尝尝味道，觉得还好吃，便趁中午时分没有人行走，就如获至宝地拾梨子，装满了身上大小袋子，带回家给家里人吃……。大家吃着那生涩的梨，虽然有点逆口，但大家还是吃得津津有味。可见，当时穷苦人的生活了。

俗话说：“屋漏又遭连夜雨，家穷更遇雪上霜。”是年农历六月的一天早上，一位约摸 50 多岁的军营村同姓子叔，来到我家，说我父亲跌死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如晴天霹雳，一时使全家大小悲痛欲绝……。怎么会发生这种突然事故呢？大家一时莫名其妙。人死不能久留，且是死在异地他乡，只有尽快想法把父亲的尸体抬回来。于是，大哥同堂兄亚木、亚谷、亚兆等人立即赶到军营。他们翻开父亲的衣服细看，只见父亲肚旁显出被硬物压伤紫蓝色痕迹。究竟是怎么压伤致死的呢？一时是来不及调查追究。为了不让太多的外人知道，大哥等人强忍着内心的悲痛，把父亲的尸体用木板绑成简易的担架，用被单遮盖住抬回来。一路上有人问及，推说是病情危急。因为要从双头竹园下屋前经过，如果屋主知道抬的是已绝气的死人，他们就不让通过，或百般刁难，所以就不敢哭，也不敢声张。父亲的尸体是停放在老屋下角的瓦厂里（按旧风俗，外面死了的人不能抬进屋里去，否则不吉利。）一家大小和满门叔侄都围在父亲遗体旁痛哭流涕，特别是母亲更是想不开，因烧山受罚卖了二哥泪水还未干，现在父亲又不明不白死在他乡更是痛不欲生……。

人已死了，不能久留，只有尽快把父亲的后事处理好。在定云叔的操持下借了部分钱粮，并亲自到下拔河登运财

家,一方面要求运财给我二哥回来看看父亲最后一面,另一方面请求运财给点钱粮办理父亲的后事。然而不管怎么说,他都不允许我二哥回来看父亲。听二哥说,运财只在打谷场禾石板下,装了二小箩约 80 斤左右未风未晒的湿谷给定云叔挑回来。结果,以最节俭的方式,勉强把父亲送上山,处理完后事。

父亲是怎么死的?当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父亲在军营先借了人家的米,约定时间做家具给人家,没有按时做好,主家强行抢夺我父亲的木匠工具,使父亲跌伤致死;另一种说:父亲与堂兄春贤争鸦片烟吃,在争夺中父亲跌砍在木匠凳上致死的。真实情况唯有同他一起做桶的堂兄春贤哥才知。可是,就在我父亲死后第二天,春贤哥从军营回来,还去看了我父亲的遗体,然后哭着回他家里去了。谁知,当天下午他也不明不白死了。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确实因春贤哥与我父亲争鸦片而将他推跌致死心里过意不去,对不住死去的叔父,更对不起我们一家,而吞食生鸦片中毒自杀么?唯一知情人死了,再也无法追究了。所以父亲的死因还是个不解之谜。……

大哥卖身当新兵

父亲去世以后,一家老小的衣食住行的重担和债务便落在大哥的肩上。逢年过节上门讨债的人络绎不绝。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有钱有粮,家好当,穷家就难当了。每当逢年过节得知有债主上门,大哥和母亲便到邻居家或岭头地尾躲避起来。走路隔远望见债主就赶紧绕道躲避,有时在路上碰见债主无法躲藏时,就任由债主辱骂了。记得有一回,是礼拜日,母亲带我到铺岗上赴礼拜念经。当行到瓦

窑畎的十字路口时，刚巧碰见双头布尾的债主陈亚零，他说我父亲手借了他的粮，本息合共要五担谷，在限期内“剥皮削骨”都要还清……。迫得母亲泪流满面，苦苦哀求，陈亚零满脸横肉，瞪着血丝大眼，像将要咬人的恶犬似的，什么毒言、污语都骂得出来，非要母亲说出还债日期才走。

远债能避，近债就难躲了，躲了初一，也躲不过十五。1941年，大哥娶老婆时，家里没有钱办彩礼，便借了堂兄家里禾塘肚（地名）的一亩多地，抵押给在双华圩开店的李麟记。把押田的钱用来为大哥办婚事。规定在押田限期内，田继续归田主耕种，若在限期内还不清押田本息，对方就有权把田转移他人耕种。大哥结婚前，原在棉洋北斗寨天主堂为传教士美籍姓慕的神父做工，有一定的工资，按计划在教堂继续做下去，完全可以依期还清押田借款。但大哥结婚后，因没有按时回教堂而被辞工了，借款无法依期偿还，堂兄的田便被断了，转租给另一户耕种了。俗话说：土地是农民生存之本，失去了土地，就失去生活之源。堂兄家的田被断后，他一家怒火中烧，视我家为仇敌，共屋相居，举目相见，开始时他家指桑骂槐，以后发展到直接对着我们一家骂，有时冲到我家里对着我母亲、大哥、大嫂骂，什么污言秽言都骂得出口。甚至发展到动手动脚。记得有一次，堂兄发怒想打我大哥，大哥不得不躲到房里去，房门也被他用脚蹬破了，我一家自知理亏，动不还手，骂不还口，忍耐着……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大哥横下一心于1946年冬，瞒着一家说出门找工做，自卖自身当国民党新兵去了。他原打算把卖新兵的钱一部分还债，一部分给家里安排生活度过难关。他走时，只叫三哥跟他到了安流，把卖新兵的钱买